

## 第二回 逃遷後家貧葬父

詩曰：

古來潦倒屬高賢，仁孝升聞虞舜編。  
 蓼莪有詩寧可讀，陔華欲補不成篇。  
 既悲家業盡遷棄，復苦庭椿永隔天。  
 石硯楊花點點落，那知孤子淚無邊。

卻說康員外，既得了麟兒，定了婚禮，滿面風光。嘗時請客，每抱夢鶴在席上。那一日，芍藥呈麗色，黃鸝喚花朝之景，請了諸友在堂，開懷暢飲。夢鶴隨在膝前，時已有五歲。諸客觀他靈敏。有一人把手中所執之扇，戲而問之，說：「小兒，你曉的這是甚麼扇？」夢鶴道：「是鸞殼扇。」客云：「與你對來。」夢鶴即順口對云：「虎皮裙」。席中稱其明敏。及席中做酒令，一客斟一鍾酒滿滿傳令，要席中各人，俱執席中所有之物，不令人知。名謂「傍燈過徑」，有「燈」免罰酒，須將酒捧過；不是「燈」，罰酒一杯。滿筵之人，開手看時，皆非「燈」，各吃酒。至員外，錯愕無物，那知夢鶴夾一魚目，持與父親免罰。眾人問員外：「如何是「燈」？」員外不曉解說。夢鶴即應云：「魚目夜光，豈非燈乎？」滿席之人無不嘆奇，對員外說道：「五歲孩兒，有此豁達穎悟，真所謂名家之駒。此君家余慶所積也，可喜可賀。」員外道：「黃口小兒，自愧劉景升子耳，何足當諸公稱譽也。」正在談笑間，聞那綠楊樹裏杜宇啼，聲聲道：「不如歸去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酒好罷了，禽鳥亦知俺醉，叫俺『歸去』。」惟員外聽得，心懷悒鬱，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。眾人道：「兄胡為聞杜鵑之聲不樂？」員外道：「吾聞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夫『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』，此鳥乃四五月纔啼，哀至泣血。今反了常規，而在此三月啼，毋乃國家有變乎？」話說未了，俄頃聞兒女之聲，或叫苦的，或叫慘的，或哀或哭。員外傾耳聽之，不知何故。猛見一人走將來，氣沖沖，把一隻手擺一擺，說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快走快走。朝廷被奸臣賣弄，惹數萬海寇延邊擄掠劫殺，要將這界外為巢穴，宜急急收拾逃入界內，免受災殃。」嚇得員外面如土色，有口難言，說道：「教我怎麼好？」遍席之人盡失意分走。員外與妻子約有七口，提攜襁褓，逃走他鄉，腰纏僅有二百金。然大兵之後，必有凶年，時逢大旱，男婦老幼，飢餓溝壑，號泣動天，說不盡逃走百姓，扶老攜幼，哀哭真個可憐。但見其人：

亂慌慌，風聲鶴唳。鬧攘攘，振動山巖。高樓大廈，一旦丘墟。腴田美園，變為荒冢。後望故里，不忍回首來看。前見他鄉，那個有心忻走。任你仕宦貴客，把不得垂頭喪志。憑他小姐夫人，怕不得鞋弓襪小。村的俏的，輾轉溝洫。老的少的，顛倒荒煙。香閨內，娉婷艷冶，其淚珠兒，似露滴花梢。平日間，激昂慷慨，其愁眉尖，似煙鎖柳絮。枵腹的，「爹爹媽媽」，隨路號呼，足痛的，啼啼哭哭，仰天亂叫。真所謂寧作太平犬，莫作流離人。

且說康員外，乃富家苗裔，懦弱書生，坐食山崩，把這所帶之金，用吃殆盡。沒奈何，向妻子較量道：「人無生活計，不怕斗量金。吾曉的《藥懷賦》，不如把這些銀子買了藥劑，好去賣藥罷？」妻陳氏道：「雖云『人以食為天』，不如尋一塾去教生徒罷。」員外道：「處當今亂世之境，那裏有生徒來教？」遂決計行醫，一以施舍，一以求利。

人人聞是貢生賣藥，必然精通，無論舉監生員，都來請他。不一年，漸漸豐足，庶得自安。及夢鶴六歲時，便知讀書，員外即請一廩生，是他案友，姓吳名梅士為師。夢鶴把詩、書、經、傳闔力鑽研。至十六歲，詩賦文章、三教九流等事，無不精通，非若一材一藝所可比也。無如命運不通，屢科不第。夢鶴乃占一卦，世應落空。夢鶴拂龜而謝，每日愀然不樂。員外安慰道：「吾兒有此才學，兼年富力強，何患鵬程不遂？你不聞失意則憂，毋乃得意日嬌乎？」夢鶴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兒聞宋朝蔡元定，學問淵博，流徙道途，至死不達，漢馮唐才德兼優，抑鬱窮年，至老無聞。呂尚年至八十，若非文王，終為渭濱之叟，狂夫之譏。百里奚年已七十，若非繆公，終為屢屨之炊、飯牛之謔。兒每開卷，未嘗不三嘆息也。今際此逃遷，海寇未滅，家業如洗，兒又孱弱，吾父春秋又深，倘終老不達，如之奈何？」員外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天既篤生，吾兒必無空負之理。願吾兒細把鐵錘磨穿，螢燈雕刻。吾有一封書，交付與你。你父知吾兒少年，雖湖海飄零，日後自有風雲際會之時，這封書必待你得志後，纔可開看。」夢鶴承命，遂雪案螢心，刮垢磨光，荏苒韶華復一年，正逢科考應運之際，不幸康員外病在床薦，夢鶴衣不解帶，席不暇暖，日夜嘗侍湯水之勞，去考不得了。正是：

風裏柳絮海裏波，一心望靜復飄磨。  
 時年不遂男兒願，司馬青衫淚濕多。

一日，員外病危，急喚夢鶴吩咐道：「吾生不能盡父道，死不能遂吾志。到於今，撫不得吾兒成人，養不得幼子長大，徒使眼中流血，心內成灰。我歸泉臺後，你幼弟須當撫養，書不誤人，不可荒廢。」夢鶴心喉哽咽，不敢放聲大哭，恐傷父心，祇是掩淚應諾而已。須臾，員外緘口不言，瞑目而逝。夢鶴兩手抱哭，俯伏蹙躄，至于出聲遠方。鄰裏文人學士，有被其施奕之恩，感其生平之交，聞者無不奔喪吊哭。正是：

情傷死別杜鵑號，清夜聞鐘哭衰毛。  
 黃土一堆腸已斷，欄杆催淚困英豪。

且說夢鶴，不忍薄待其父，要借債厚葬。陳氏止之，說道：「你不聞喪事稱家之有無。貧而厚葬，不循禮也。不可越分。」夢鶴亦思死葬之以禮，乃遵了慈母之命，罄家所有銀兩，隨分埋葬，不敢加減。迨行喪明白後，未知夢鶴家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